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涂日煥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錄_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_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十一

明 黃道周 撰

暑後借王家園與諸友晤會許汝翼適近隣舍集坐頃
汝翼因問天下大患治道不效豈患聖學不明漢之地
節甘露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景祐康定當時四夷賓服
間左蕃庶士大夫辨政涖官子弟優游庠序諸賢初無
發明及熙寧元豐乾道淳熙間始闢門講論分曹誦說

天下已自蕭然不復可觀豈如晦翁所云時有窮達善有獨兼不得持同甫之說關顏閔之口耶某云宋無諸賢豈得與漢唐齒凡天下治道不效皆是學問不明書生開口便道讀書是讀書人做官是做官人從此人才日益汙下嘉穀不茂稂莠日長滅裂鹵莽取報宜然耳汝翼云當胡海陵時立經義治事二齋修兵農禮樂書算諸務士人皆有實學數十年間用之不盡今書生不過舉業其精微者又談性命理道之細於兵農書算等

事廢置不講縣官宵旰憂簿書錢穀之務卒無一人起而荷承者想周程之談性命不及海陵課實事之最也某云天下事靠簿帳不得只是寸心去做心地清者做事必明淨心地密者做事必周詳心地了徹做事必簡切決無虛憑簿帳弄出才諳之理譬如水利土工鼓鑄收納這三四事極是瑣碎使小人有才者幹辦一番極是報効然不過數時法立弊生旋歸破壞惟有心地清明不憚勞苦者從頭徹尾一一做去便成百年之規今

官府書吏精習簿帳試之繁劇如健小馬走數百步輒想槽櫪豈成致遠之器就如兵家須有專門作將帥要諳練邊事至於出機應變只在寸心或有應變才短而小心敬慎者雖無大勝亦無大敗嘗試小兒狎知事例只是貫串弊竇啟侮冒功而已何嘗見韓白奮臂出自師門呂散鷹揚初曾服習耶汝翼云如此則只須治心不須治事子產何以吞邑於尹何夫子何以輟試於子羔耶某云想是他們治心未到不是他們治事太密也

汝翼云海陵門人到成就得多某云亦不見胡學盛於程門只是風教運會自有先後之別耳

是日因講周南召南之義鄭孟儲問云周召二公采邑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名城地以二公得名不知何以俱繫之南不知何以又不稱風舊說后妃之化被及南國然方后妃時周召未封南國諸侯何以俱囿周召之下且如傳稱王道缺而關雎作則關雎已非風化之本就以風化立說則雀角之訟野麇之誘顯為強暴軼於淫邪

何以得稱文王后妃之化耶某云聖賢學問先以性情為本性情變化以和平為先性情上不和平雖有格天事業猶之飄風掠過秋草而已天地罡氣多在西北聽秦豳二風多少挺勁其極窈窕者如秦云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豳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語氣猶之截然被於管絃別成北音非優柔平中之韻唯關雎至麟趾鵲巢至騶虞二十五篇反覆誦之使人意消體平形神俱暢猶盛暑中之被南風欣欣解愠不知其然便有袵衣鼓

琴之意人生無此意思雖身佩衝牙與口銜瓦礫再無分別見愈欲相尋人入門出戶何處開眼虞舜之刑為汭太姒之嗣徽音皆從此處下手此處下手便見太和在尋常牀几間周召許大事業到老成就無鷹揚之稱享清明之福是夫子所動操而思南薰也孟儲云王風亦有和平者不某云既是敗管如何取節孟儲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林有樸檉野有死鹿此語亦慙豈在秦豳之下某云士君子常有貞正之心纔有燕婉之致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古

今神明其事正是吾徒平居本色切勿草草看過也

侯晉水云從來說二南以為南國今獨以二風為南風此語何所稽承某云說南國者猶是傳說南風者固是經耳孟儲云如周南在扶風東北亦難以南稱也晉水云自鄴鄩而觀則皆在南耳某云風化本天不專畸地畸地則江漢之間於周召何涉周召垂老勝殷遏劉使天下和平致治刑措者六七年其源本得力都在於此文王一生肅肅雍雍只是免得面牆一事吾人讀萬

卷書不為二南猶是面牆耳晉水云晦翁稱修身齊家以治其國此義亦大如何不取某云性情不調忿欲乖張自家鼻眼無安頓處何況齊家治國上事晦翁自是舉出第二義也讀書人常有呆氣家庭之際孔門已自難調夫子異日稱南方之強亦於寬柔兩字有取程伯淳司馬君實生平無疾言遽色皆是於二南得力晉水云於此處說為字到有下手古人頌容舞蹈不離琴瑟都是此意然雅稱以雅以南禮記稱胥鼓南則南者四

方異樂之名不關周召不知二南音節亦有與彼相近者乎且關雎為樂卒章則關雎而下不盡入樂何以得被管絃使晨夕盥漱其際某云既得彼意何勞被聲周召二公已在未有聲音之始晉水云燕處則聽頌之聲古人聲教自是玄微不知頌與二南孰為尊始某云穆穆皇皇肅肅雍雍想此兩端行遠自邇

呂而德云周召二公詩不稱風特以南冠於諸風之首此是仲尼所命以南以雅以頌無復敢為損益者端

木為尼山高弟其述詩傳採東山諸什及駟馬等篇為魯風次召南之後今世所傳申詩篇次是也申毛當時均為傳之子夏不知何以差池若此某云秦火之餘傳於誦說篇章俱存而大義難了齊魯申韓各存章句以自名家義不相襲不足怪也而德云如南山楚茨大田諸作周官以為幽雅則豐年載芟諸篇當為幽頌是則周有三詩幽俱三體所以表章后稷源本世澤意思甚長何不悉從風例附於終篇而毛公或以為刺幽之作

元晦悉以為農社之詩分錯互異不知後人何所稽循
某云周官稱擊土鼓吹豳雅舉雅可該風頌毛公雖云
大田刺幽丘明雖云楚茨多禮然中間多隳農政以豳
括之於義無害也至如國風始於周召以明文王肅雍
之化終於豳風以申其勤無逸之旨與雅頌殊例何必
同乎而德云二南既不稱風而邶鄘衛稱風且以一國
而具三風黍離以王國稱風而鄭齊魏唐俱為屬國且
無大小強弱之殊車鄰以霸國稱風而陳鄆曹豳俱為

屬國亦無遠近存亡之別何也嚮於三易註中曾觀三
始四滅之說却未分明今可復得聞乎某云兄此問已
見刪詩大意某平居都說過惜無會者耳凡詩有十二
際每際五等國風三際二南為成周之始歷五等而變
王衛從二南與邶鄘自為一家周所以變商風教之始
自平中而柔曼此一際也黍離為遷國之中歷五等而
變霸晉鄭東依至於齊而拜胙周所以變列國風教之
中文劣於桓憂思之音流於亡國此二際也車鄰為侯

國之終歷五等而復始陳為虞崩楚實滅之鄆曹之封并於晉鄭列國紛爭秦幽所以復合風教之終自二南歸於二北此三際也有此三際以推二雅有二雅以推三頌猶十二舍之在天地日月所經晦朔從生僻儒因之以有午亥天門卯酉革政之說蕩而愈遠耳而德云古人五際只說二雅不及國風吾門平居說風為九野雅為三垣今通以十二舍推之則誰為三統五緯內外終始者某云天地四時每時各有三際歲月日辰厥例

維鈞夫子雖未嘗比配以初中終三候推之却無不同者耳而德云如二雅百有五篇以三候分之則猶可齊魯商二頌不過九篇何當六候某云亦大意如此必精詳配屬雖以三垣九野總之難齊得其渺論亦流為緯家耳而德云風之終於豳風雅之終於召旻畢竟是思二南之意然以周公居豳為風則魯公居魯不得為頌魯公諸孫既列為頌則周原諸子不得為南古稱周南為正風豳風為變風魯頌為後人增益想亦不謬也某

云周南始於夫婦溫以柔幽風終於君臣篤以摯召南始於庭幃和以貞召旻終於邊圉敬以治周南幽風自以時地不同正變異感不關周公身上事召南召旻自是勞績所在先後繫思又不關燕國上事也燕魯去西周各五六千里召公世治江漢以御彊楚周公世治涇渭以御彊秦江漢四詩皆紀召公以終於雅駟牡四詩皆紀魯公以列於頌燕魯最為後亡秦楚最為暴起宗子家相先後之間權衡進退不失纍黍自非仲尼誰能

為之者而德云齊亦雄國也而列東遷之後晉亦大邦
王霸兩際不紀其烈何也某云齊自哀侯之烹天下多
哀之者入春秋而始大終春秋而為田田陳一家夫子
存齊以尊太公存陳以屏猶楚唐魏之間晉以創興亦
以創裂素衣朱襮有馬白顛夫子所以命秦晉也自某
往歲常聞是論比多談者徒為波濤耳吾輩只管在性
情裏面看出周召世業聖人損益非所敢知也而德云
如此則申公之錄魯風必非子夏之說某云申詩不傳

久矣以魯匹衛定是書生之見想是晉魏以降強附端
木者耳

王千里云前日說詩亡春秋作春秋之時桓文之蹟見
於鄭衛曹陳可見國風半為春秋時詩元晦以為雅詩
亡耳不得云天子不復採風也然考諸說苔華黃草都
人角弓亦多有東遷後詩者不得謂雅詩亡也古人詩
多風刺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刺井田不治農政
久荒耳而談者直謂農祀報賽采葛大車扶蘇狡童皆

諷當時寡謀輕諾好事失時者耳而談者直謂淫奔是則詩之大義亡非詩之章句亡也風刺之義息而後褒貶之義起猶之禮樂息而後政刑起也某云如此看書都有意當春秋盛時士大夫相見皆歌詩以徵其志小雅之詩亡自公宴季子歌南山有臺始也大雅之詩亡自韓不信高張城成周南面而語諸侯始也國風之詩亡自公歸楚而楚語始也魯頌之詩亡自定哀之間麤鼠兩食郊牛始也千里云然則詩之亡在景敬之間乎

某云當景敬時晉有范文獻諸子鄭有子產太叔魯有穆叔昭子動稱詩書言本故府至定哀之際君臣誼衰列國改姓終敬王之世而衛逐其君三晉首亂春秋始作殆為是耳千里云如此則春秋編年何不始於東遷之初而始於魯隱之元某云此事講之已詳自上元甲子凡二十五元而至己未己未為古今升降之會天道人事之所取衷聖作淵微非蠡測所及耳

汝翼又問周召分陝而治周公治陝以東召公治陝以

西又記稱江楚多波其民易動有道則先治無道則先
亂故周召之治同在江漢如周南之稱江漢汝墳召南
之稱南山江汜是也嚮對呂而德乃云召公世治江漢
以御彊楚周公世治涇渭以御彊秦秦時未封不過嬴
氏馬圍耳何得以秦楚比看某云刪詩自東遷而後仲
尼所治以周召之澤遠御百世不必周召自為治之也
周公雖分陝以東未必親蒞江漢召公雖分陝以西未
必多在南山而詩人寄托風教所鍾概可見矣雅稱文

武受命名公是翰記稱周公退老歸葬於畢是周公以
幽治秦召公以江漢治楚之明驗也平王之失在以幽
與秦以鄆與鄭遂開霸國吞滅之始春秋不錄邾鄆千
古而下誰知衛之先滅邾鄆不錄唐魏千古而下誰知
晉之先滅唐魏滅邾鄆而猶存衛滅唐魏而不存晉晉
與楚同苛衛與鄭同恕聖人意思豈後人所窺大略寬
始封而嚴吞併亦是二南之旨耳汝翼云二南為風之
始亦與易之乾坤咸恒書之釐降觀刑同意何關春秋

上事某云爾自看書某自說聖人大意

呂而遠云賈誼以騶虞為文王之囿王者親射虞人掖
五紆而從之又記稱王者射騶虞此皆與騶虞異義而
二南稱為祥應何也某云騶虞既是祥應何妨稱囿又
何妨以為射禮乎秦火既燔家各異說關雎之或美或
刺蒿宮之或豐或儉騶虞之或獸或人音節尚存則音
趣可繹也而遠云易無通故詩無通說如韓嬰詩說有
一事而三四引諷有一詩而三四指事者不過欲其悠

長宜於誦說而已韓嬰與董賈同時董生服其持論而後世諸儒但推董賈不及韓嬰何也某云後儒或治他經不覩列傳其治詩者又牽訓詁不通大意見董賈旁通因時指事便擊節稱賞其實韓嬰精辯在劉向以上一人而已而遠云皮日休讀新書稱其為命世王佐之才歐陽修讀繁露謂深極春秋之旨裴度以賈誼之文為化成仲舒之文為通儒皆未有稱讚韓嬰者班氏以仲舒為羣儒首當時宮中閭巷皆比之仲尼而卒困於

外傳與韓嬰同遇何歟某云遭遇各自其時孔子不免
饑厄而孟老百鎰千鍾仲舒困於囹圄而千秋隻言拜
相抽繭者殊難登軸者殊易不足怪也當漢文武時匈
奴七國數數有患雖整飭干羽不能與弓鉞比勲及其
盛平章誼匡衡蔡義翟方進之流皆執一經坐衡師傳
及於桓榮張佚牀下見帝稱天子師豈復董賈之所敢
問乎而遠云賈誼少年洞達事體豫處七國之禍不爽
毫髮此其才具豈量董之所敢望某云賈生亦少年不

曉事體而遠云異哉何故與衆異說某云賈生去秦時未四十年穉子老婦皆習觀戰國歸併於秦秦受天下化為郡縣不能再世漢視異姓既有郡縣之實視同姓又有列國之形惴惴厝火以為數年上下必有望夷函谷之變是以痛哭流涕而談之猶蔡澤韓非之意也不知春秋戰國四百八十年来人苦戰爭一旦化為郡縣蕭曹規隨帝后黃老去秦苛法漸復詩書但使諸侯王子弟自為分藩不交通賓客不出三十年其勢自弱無

足大憂者至於匈奴只當謹守州縣或至驚愕當命將
出討奈何以表餌餌之此處賈生看未明白後人只論
事勢謂縣斷得效耳不知賈生時淮南已亂諸宗室驚
僻極為難處人人杞憂但無賈生筆力痛發之耳賈生
自是史才文章之祖與司馬遷一樣氣格而遠云新書
於道德之際極其精微大言不墜莊列細言不落黃老
司馬子長有莊列之趣有黃老之旨如何得與賈生比
肩某云而遠亦看得是但如史遷於仲尼微言無所不

遠上下古今罕見其儔而遠云賈董如在仲尼之門當屬何科某云賈自由賜董自游夏而遠云既如此如何得稱王佐之才某云何曾見由賜游夏不是王佐之才而遠云王佐之才須如伊尹周公某云他已是聖人地位只如管葛房杜他亦攀提其間俯仰自若也

而遠又云功名之士左袒洛陽理學之徒推轂廣川舍此兩途別無成就古今只一管夷吾論事似洛陽談理似廣川至其精奧都非兩賢所及而孔門不道何也某

云他亦未曾為過周南名南而遠云房杜豈曾為過某云房杜後來已是面牆而立

林朋夔云王佐亦賢人之遭時者耳周召兩公都於二南成德亦於二南奏功天下溫粹之氣盡在二南而二公末年不免有疑何也易乾九四以陽居陰坤六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者疑之也二公處當其位不當上戰之時雖復辟居東猶然不離於極豈有疑陽嫌陰之說某云定天下之亶亶成天下之變化皆從疑來成王

為此一疑生出風雷大事周公在或躍無咎之時召公當無成有終之曰敬義不孤何疑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都就二公心事上看出嫌疑兩字的為霍子孟桓司馬位置他當時不盡改王猶未離其類如莽操便離其類了夫子於初爻說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凜然可畏猶於二南之章說出正牆面而立令人怵然無容身處到此始信二南功夫成就極大耳林朋夔又云坤道在西南其六三曰無成有終巽

道在東南其九五曰無初有終此兩者皆臣道也妻道也周公無成有績緒之勲召公無初享敬治之福則周公之化成於坤召公之治成於巽此亦詩書之通旨二南之雋義歟某云讀書至此可為明悉然亦勿以此啟後人之疑

張師又云尋繹二南只是要人十分溫粹凡人性情固須和美亦要剛毅發強纔不墮陰柔一路程伯淳常教人變化氣質如正叔氣質自是嚴毅一邊亦與伯淳比

德何須變易李見羅嘗云性自是性質自是實質美者性未必全性全者質不必變世間多少善柔人一望如飴下氣怡聲豈便可登二南之路某云變化氣質此說出於洪範洪範亦與二南同旨師又云莫是剛克柔克不某云此兩克正是復禮根原二氣五行所繇變化八政庶徵所繇叶極二氣五行如不變化何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之用善柔人只如一味甜水過口便酸耳南者天地陽明之氣日月之所取

中多少烈風暴雨值還南便清霽了多少利用嘉生不
值南風蕃殖不得故二南者萬物所養役潔齊也師又
云二南中語語寬和涵泳不盡兩克四端何克似之某
云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是
彊弗友剛克懲忿窒慾一邊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
兮無使厖也吠此是變友柔克果行育德一邊事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沈潛剛克忠
信進德一邊事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此

是高明柔克修辭立誠居業一邊事行此四事體備二南雖周召之化被於天下可也何獨房闈之間乎

師又又云李見羅云至聖是質至誠是學譬如天地是質天地運行乾乾不已當是學也如此則何處討性出來某云論性則天地聖人與人都是一般論學則聖人學得天地中人學不得聖人耳師又云如此則學自因質不因性也某云性自天命學自人修誠是性之本體至誠是明誠之極功見羅以至誠為學此亦不錯也師

又云至誠雖亦關學至聖豈專關質乎某云天亶聰明說質字亦自不錯

林朋夔又云乾九三稱修辭立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又乾稱寬仁坤稱敬義兩家學問似有陰陽之別亦豈是剛克柔克之旨乎某云忠信立誠敬義不孤此是吾儒合下得力不關氣質上事至如乾德之賴寬仁坤德之資敬義自有天地來分派如此有如此德性便有如此學問一毫氣習不到所謂不習無不利也朋夔云如

此則乾須學問坤不須學問後來主敬集義之說固是誠明本體而保合太和之道反是明誠工夫耶某云人生何者不學不習無不利只是不消向險阻上推求學聚問辨到是在各正上加功耳易稱三立曰陰陽剛柔仁義如前兩克變化之說固有深微

於是諸賢共商中人以上之義沈若木云人性本善孟子說性善又說利與善之間此間字是分途不是性路猶濂溪言幾字是分兆不是性始也然自雞鳴夜氣分判出來譬如中夜

是時常日界中人是時常人界從中夜走利是黑邊走善是白邊猶自中人走上是上達走下是下達也不知此中字與降中之中尚有分別不某云此中字已落時路如夜半為中此中在亥子之間如天地定針千轉不變者雖十二時俱在子半方位然從此子半上走亦是白邊下走亦是黑邊也上清下濁上白下黑人在平地以上皆天鬼在平地以下皆地自平地上皆見精光自平地以下纔無景曜夫子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

是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之徒若木云如此則夜半之與中人亦無甚分別定針上北極冬至時子半隨人著眼白日開眸

黃介傲云往人說此語極不明白天下中人最多至教無量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如何要待上根之人王龍谿亦謂初學與聖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自外道纔有不向下根拋種之說豈有夫子抹殺中人定要中人以上今日說自中人為準以上準清以下準

濁除是鬼路不立人極覺天地日月俱有光華某云介
傲看書亦自分明

周房仲云聖人生平學力言上不言下聖門高弟若愚
若魯半是中人所云博約忠恕亦是尋常耳目之所通
曉如何說有語上不語上之別端木學識亦是下學功
夫乃就中間悟出性與天道豈是仲尼居平別有詔告
在終日省私之際乎易稱形下為器形上為道漢儒如
李尋京房輩皆以天數為道西域又以三乘分品到無

上上處不知如何躡實使中人而上皆可持循皆可不
惑漸到顏曾之路某云中人以上此語便可語上了孟
子說人所異禽獸者幾希幾希兩字上下多少如在幾
希中間隱然見得人禽分關聖狂異路豈是聲臭毛倫
之所得至中庸說道不遠人夫子一生竭力只在子臣
弟友分上看得老老實實只如中人一般末路纔說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所謂無聲無臭者與不聞不
睹豈有分別只是中人以下便自墮落既自墮落便說

地上不來何況上天之載

黃率中云既是中人皆可語上則聖門高弟通六藝者千數與聞一貫何但兩人且人氣質不齊讀數行書亦有敏鈍之別又言教難量尋繹數字亦有百里千里之差今概云中人即是上哲下學即是上達天下多中人聖人無高論此徒是學究套語耳張子厚云性在氣質中有清濁猶寶珠投在清濁水中水清者珠光映現水濁者摸索為勞中人以上自是清水中珠中人以下自

是埋泥之珠某云既然有珠何愁不說只是平水自有
升沈人都是此中人登峰造巔亦是此路墜淵入谷亦
是此路趣興高者如平地自到泰山趣興卑者如平地
自淪深岸墜珠徑尺尚有寶光入海淪波豈是象罔離
朱之所能矚聖門上七十二賢個個是個中人耳除是
彼婦讒人纔不與談禮樂之務其餘諸子各各成就何
曾見聖門三尺猶有魚鹽之業率中云如此則語上的
何所指某云自中人以上皆上也子路問一成人再說

兩番猶是上品平居要見聖人思量三次只是恆人自有鄉愿以來鼓動中人淪胥汨沒到下流一般孳孳為利無復出頭日子雖道斯世只是中人其實是中人以下了如此纔無上達之路不是中人之中不可語上也既是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則此上語不須上人妙談亦是常話矣率中云如此如何引拔得人得到峰巔之上某云一息在平地雙眼懸青天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正是此意

羅期生云如此只是教人莫為中人以下耳性命天道更付阿誰某云看世間何者不是性命天道期生云箕子之陳洪範周文之序象卦詩有星野之行樂有歷律之陳十翼之範圍天地春秋之損益百世豈對中人目見耳聆之所得度邵堯夫謂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所學頃刻可盡但須一二十年澄澈塵慮胸中豁然無物乃可授受耳章子厚雖是邪人然亦聰明籠蓋一世却難語此安得謂中人俱堪告語耶某云中人以上便

浸浸向上邊來章子厚自向下邊去謝客兒要從惠遠
猶以心地不淨卻之何況內聖外王之學只是人以中
人自安亦漸到下流路上提撕不得耳期生云如何纔
是中人以上某云胡憲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
得易詣于伊川遂至涪陵受業久未有得以問譙定定
曰心為物漬不見本性唯學可明耳胡劉乃歸一意克
復遂為晦翁之師羅從彥見楊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
如是幾虛過一生似此三人都是中人以上

余錫侯云夫子說可語上不可語上畢竟有個揀擇有個恰好應付不知此三品人從何處截起如遇中等人可把何語付下某云夫子看人俱從中起夫子著語俱從上來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亦承上語當不對針也某云中人認得上語便是上上語落在中人不失中語也性道文章隨人略領見仁見智何必齊觀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造化

戴乃樸云六經如日月昭垂夫子只把詩禮樂為興立

成本領至其雅言惟詩書禮三者而已三者亦須擇人而言則上語示人益自希絕了乃其生平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至易道服膺韋編三絕都置不道何也易道自是精微或學而不言抑問而不辯如孝經春秋何以不說某云此是晚年告成之書何須辯說仍樸云只如學易四五十年不語一字亦是經怪某云幽有鬼神明有禮樂既說禮樂何須鬼神且不是夫子常談何處得十翼說話

唐偉倫云道亦在悟耳悟者指鐵成金不悟者刻舟求
劍胡安國作春秋傳冠絕一時而陳公輔輩譏其頗僻
朱元晦作語孟解契合百代而沈繼祖輩訟其妖魔雖
是利欲汨心亦關識見媿昧何況平常答話中人可道
高深幽微之指夫子說中人以上還是意在不語某云
不語亦說得是呂步舒之駁災異胡海陵之爭鍾律此
或不必至如身心向上一路居常切磋何可無人

張勗之云夫子屢說禮樂而經無樂書或謂樂不可以

書傳而夫子稱雅頌得所即為樂正是則成周之樂至
今在也前日諸友屢問韶樂去夫子千餘年聲容俱在
今官家攷擊猶稱韶樂可是音節神理相麗而存抑是
喜起明良叢脞惰墮猶可與關雎比亂乎如云樂自為
樂詩自為詩則夫子不宜以得所為樂正后夔不宜以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著之帝典也記稱武樂
至葺弘而失傳商樂至戴公而已壞魯樂至師摯而終
亡或稱上古樂書淪於朝鮮而洪範所敝不乏文獻不

知史遷所載律呂俱在試以詩歌聲律被於八音則時
幾颺言五十餘韻可與勺桓賚般相起也歷律二事首
被尚書定是聖神留此真本難說夫子不語至道難聞
也某云某有此意但恐君實景仁更費往復耳勗之云
君實景仁所爭者皆在黍度權量之間所以不合今若
虞典所云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則詩書聲永自成鍾律
何必疑乎某云此道須是有徵有信當萬寶常祖孝孫
時古器鍾鏞尺度之屬尚千數百而聲音差池卒不可

定何況於今風氣日澆器數不備是魏徵韓琦所欲舍
其議論求之原本也勛之云聲音雖有南北之殊而詩
歌初無古今之異以聲依永則有字之聲可別十二律
之永以律和聲則有音之律可定六十律之聲古今徵
信孰有過於勅命時幾勺桓賚般此八篇律令者某云
某最鄙陋常在赤墀之下竊聞韶樂三鼓之後金聲遞
鳴既而簫管八人合奏廣庭衆穆宛如鳳凰之音自是
擊石羣臣舞蹈諧於百獸詩云依我磬聲既和且平又

云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是夏商人同用此韶樂也法輅
初出雞人奏和會之音九章二百餘字不過和會大和
會數字耳推之簫管合奏幾曲亦是喜起明良脞惰之
三章尋其賡颺可以意悟也勺桓齋般自是大武時事
難以聲永概之百世若至家常時用鼓鐘有禁君子之
樂不過琴瑟而已國風自譏刺而外兩雅自王政之餘
關雎葛覃卷耳漢廣鹿鳴伐木賓筵隰桑菁莪匏葉自
可按其宮商施於堂几但當與王樸借其和均荀勗調

其牛鐸耳勛之云聲詩之用不過別其音律音生於永
律生於聲四聲七律亦互相生前日對諸賢略略說過
今可更取諸篇定其律呂乎某云五音之中各有二變
一章之曲各備七音性情和調則笙歌安適神思淫厲
則語意乖邪關雎一篇首章多為清宮次章以商羽轉
角三章以徵還宮吟繹數次極其分明然以邪心發之
則宮徵之間不能為主矣葛覃清角帶宮聲以歸羽卷
耳清商間羽調以歸宮喬木角徵之音歸於清商三變

商聲多含宮羽以調分之則關雎太簇間以南呂荝菜
兩章各有正間五章相間自太簇至於蕤賓不盡宮聲
也令其取音深和按節誕通循環肅穆則皆黃鍾矣古
者樂節以金發聲以石收之中間所貴絲竹匏土諧於
人聲導之以革止之以木各依言字不濫傍聲今為絲
竹皆無言字誰當就風雅別其律呂者譬如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八字發音諧於金石以永取之其音極下叶
於黃鍾九寸之管而字多清聲通於徵羽在應鍾子亥

之交絲竹宣之有所不盡至於喜起明良脞惰間歌而
絲竹匏土正閒之義粲然備矣凡單音宜於環復雙聲
宜於遞和單音取長雙聲取短長聲取深深以出幽短
聲取亮亮以導陽陰陽遞變不離其正要使滿庭有賡
歌之意則詩書多擊拊之文鳥獸麟鳳但解人意豈必
審音乎勗之云此事甚大行當與鎮樸商之昔子路鼓
瑟為北鄙之聲夫子告冉有曰先王制樂本於中聲流
於南不入於北南為生育之鄉北為殺伐之域舜歌南

風而興紂好北鄙而亡子路聞之蓋七日骨立也不為
二南必至亡身豈獨正面牆而立哉某云嚮發此論未
見結束聞兄道古正自欣然有解慍之思

榕壇問業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十二

明 黃道周 撰

秋仲之二日為榕壇正會呂而德兄弟為政衣冠之
集四十八人謁夫子及晦翁畢分札敷坐某舉楊貞
復云人心本虛纔一著物便不得其正不正便不
在不在時雖視聽飲食亦不復知即云知視聽飲
食亦說不得心在心在亦說不得心正然則心中即

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亦難說心正大家看此心
果是何物此心正果是何象延平教人看未發前氣
象果是何意與貞復亦有異同否而德云無在之心
說不得已發無不在之心說不得未發此見知覺聞
之心尚有敬側偽妄說不得此心真正面目某云如
何是此心真正面目而德云看得他不正所在便看
得他至正所在某云如兄說比貞復更透如貞復說
直要空諸所有終不得此心真正面目也大家問如

何是此心真正面目某云譬如日光晃晃眈眈為雲影
所蔽漏出光隙射於巖阿或著霧雨即成虹霓豈是日
光正面而德云月有圓虧成圭成璧成鏡成鈎何者是
月光正面某云都是正面而德云何不直待望舒某云
自家消息或半或全含著明光都是正面如非正面雖
當望中團藥五色亦是陰暈不是月華而德云喜怒哀
樂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分別多少某云雨暘燠寒風
只別時恒不爭氣候乾坤之中七緯五行俱是正面到

有變亂纔成災沴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已是亂行難說
猶是喜怒哀樂之性而德云金曰從草木曰曲直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土爰稼穡五行之性到此亦有變動作
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亦已不能希淡還於性始如何
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便不得其正耶江北人呼著意
曰所先儒稱有所謂失正想依舊說以身從心以有所
為妄心其義易明耳某云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
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數者附身而起誤

認為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為意識情欲誘向外去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又云物交物則引而去正是此話若論格致原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有所是江北人常談未必是齊魯雅語如曉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是物感從身而起不從心生則定靜中間自然安慮人到安慮始識此心真正面目不然只是自弄精魄

吳雲赤初離堊室言下因問中庸說恐懼是慎獨工夫

易稱恐懼是主也作用曾子獨云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孟老自家說不動心又云孟施舍似曾子孟施舍不過無懼而已後來外道說無顛倒恐怖與孟曾一路偶爾相隣不知大學何與中庸分別某云大學直指心體中庸纔說聖功心體自是天道雷電破山與碧落何涉聖功自是人道迅雷風烈亦要變動一番中人所患不見心體常被事物驚怪賢人所患不見功夫便落無忌憚裏去看大學中庸前後照管纔知古人用心之微某

承此問亦知雲赤看書極細也雲赤又問孟老說盡心知性知天又說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從天道下手從人道下手盡存兩字比正在兩字孰為精詳某云大學從本體上說得明白孟氏從工夫上說得真切譬如一天備得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自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

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吾四十年讀書只曉得此物任舉一一以俟來賢

呂而遠云大學說正心猶言從繩則正之正今又說出真正面目纔曉得此心明白不為意欲所亂與無妄各正對照分明此正字便端正真實更無他解了孟老如

何說必有事焉而勿正漢儒都以正為期必此是何解
某云人讀書都無疑誤賴而遠體勘凡爾雅釋詁正字
十解無云期必者說文反正為乏篆書正與已相近當
是乏與已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
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而遠云此解極是
分明以正為必想諸儒亦有所始某云此道舍爾雅亦
何所始大約期必亦猶正鵠之說以正為射耳記稱諸
侯自為正之具未嘗以正為期也而遠又云魏司馬稱

陝右人稱著意為所想是以俗通書非是以書通俗也
卦傳說之卦原有偏往之義尋常說所字何必以區陰
為詮乎某云嚮纔說過兄又判得分明

鄭孟儲云嚮說貞復語比貞復尚自不同貞復只道有
忿懣等項心便不正如無忿懣等項心如何正不見聞
知味為身不修如果見聞知味身如何修宛轉引導未
曾說人心本虛著物不得又未曾說意識等項皆是物
感不關真心也今日所說與貞復夙然不同但直以忿

懷等項皆繇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

柯登南亦云先正常言此心之體當求忿懼憂樂所不遷之地非可就忿懼憂樂求心也譬如巨石壓草石下草自潛滋惟體妙用神始得情識絕萌靜正自在某云

此語極當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為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隨身忿懣等項所不得其正只是從身覓心修檢不上戒慎恐懼所能得其正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登南又云此章先輩雖以身為心亦無錯處惟以見聞知味為修身之驗此處微錯譬如禪家七處徵心在眼曰視在耳曰聞在鼻聞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攜在足運奔此已與食色同旨難道知覺運動便可說心聞見知味便可說修說

正耶某云此處只是修身證佐貞復諸先輩都看得分明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

柯魯生云大學言正心不言心如何正言不在又不言心如何在阿難言心不在有亦不在無亦不在根亦不在塵如是見聞知味分明心在根裏老氏所謂綿綿若存果是何物不被佛老精說一番耶某云試問楊峻人峻人云吾門說正心便是真實端整之心他們說者只是

猜謎某為許可又問鄭孟儲孟儲云正心之義已盡在誠意章不須再說此就身邊發出不正不修樣子便倒剔分明耳猶之下章說齊家不須更說修身只說不修不齊樣子亦自明白也某云孟儲說得是凡心正者只是自慊不正者只是消沮閉藏在者只是誠存於中不在者只是形掩於外耳峻人又云著有非有著無非無遂使空門說勝絕內不出絕外不入亦為異學開宗理會於視聽飲食之間簡點於喜怒哀樂之際便是吾儒

實落正修學問不知此處於格致原流尚有遠近淺深之別不某云此處說格致無復遠近淺深世間多少讀書人博極墳典正為身心對簿耳一事露出肺肝雖千種學問亦自無益也

又云喜怒哀樂是主人分上視聽飲食是僮僕分上主人體簡僮僕事煩人到卧時便無視聽飲食之用却當卧後認得喜怒哀樂之性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謝爾載云七情之內怒最難融顏子工夫不遷為要然此是陽剛一路人如陰柔人終日是好樂憂患恐懼耳某云七情到此處動相勾連通人多是喜怒窮人多是憂懼常時多是喜怒變時多是憂懼中間連帶根葉相牽只使常變窮通不礙吾性自然喜怒哀樂各正其所也爾載云常變窮通是命上事喜怒哀樂是性上事盡性而後至命豈須至命而後盡性耶某云只是窮理爾載云思量夢寐一事亦是窮理耶某云此處已有存養工夫

爾載又云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如
就生質所近制其一偏久當融洽矣譬如念憶一路當
頭下手能使衆情咸歸於正乎某云此便是顏子所難
窮理盡後如掃雲霧自睹天日也爾載又云龜山先生
云心到寂然不動方是極致古人所貴洗心也東坡嘗
云既醉之後方識此心之正此語是如何某云此是東
坡自勘旁人不知大約他亦寡欲寡欲自然靜正未入
夜氣悔吝一路難道思慮渾忘便是寂感遂通也

羅期生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處難分體用近思錄却云心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體似未發用似已發忿懼憂樂似有未發之體正須靜觀視聽覺知似有已發之用正須動玩七情之動猶易六爻須是一一取占抑猶有不動去處可握極而存者乎某云既曉得身是六爻自然信得心是太極期生云身是六爻如何取用某云隨身所處各有中位中位不移本末內外自然恰好內為貞卦外為悔卦貞悔剛柔心宅其中如金

蜂子蹶趨嗜欲有開必先何疑之有期生因問六爻之象變動不齊大約上下以為本末如咸艮壯履皆如人豎體心在五中與二相應天君用事則處處得吉四體用事則悔吝雜生凡諸忿懼憂樂皆生於四體不生於心耶某云期生看得分明多懼多凶皆生腰膂之際或顛或蹶皆在本末之間只是誤身為心遂使六爻變動凡易中三百八十四爻只有六十爻不與四肢分過王千里云爻象變動能壞本卦四肢妄感能壞本心如

此則修身亦是正心要義何謂倒乎某云無心那得有身偃師幻人依然束草尋常疲頓百體如尸譬如睡臥之時聞呼便醒豈有啟衾斂足能令心事神明千里云熟睡聞呼心從何來如從聲來則是知自外至如從心來則心初無知某云此是靜爻偶然觸動如論正體寤夢相循始信此心依然不動

呂而德因問易中六十爻不與四肢分過想是五位中爻尚有四爻與他分過是為何等某云師履恒兌而德

云履之九五與兌之九五盛滿之卦位雖正當而皆有厲師之六五恒之六五順動之卦體雖無邪而亦有凶何也某云凡易每動各有正位正位在二五之中每動各有正理正理在全象之內履為君臣兌為朋友君臣朋友不忘其位如漢主臨廁以見廷臣鄧咸張樂以延高士酈生卻步於徒跣灌夫憤心於半膝皆為高位殊乏致柔之功師稱動衆恒為守獨衆貴長子之勲獨尚婦人之志動於陰柔以懷競躁則弟子貽凶於長子婦

人踵事於丈夫九節度以弟子隕李郭之師童貫以婦人啟馬趙之釁動靜剛柔其義可知矣而德又云中爻亦是中位何以凶象又倍於五同人六二以正應而得吝隨之六二以正應而有失剝之六二以蔑貞而得凶頤之六二以拂經而失類凡上經四卦以陰動者雖正而有過無應則皆凶姤之九二有妨賓之魚井之九二有射谷之鮒損之九二凶生於守中節之九二凶生於不出凡下經四卦以陽動者無應則有過有應則為凶

而節獨以無應極凶何也某云君道用一臣道用二上
經主陽下經主陰主陽者陰動而有應其失小陰動而
無應其失大主陰者陽動而因時其失小陰動而失時
其禍大也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正應乘於二五在在
著思孟老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只一思字是正
在盡存之要法艮不出位亦是此意於此叅透纔見會
孟同源

周房仲云咸之九四言思艮之六四言身則易之四爻

當為人身中際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所從出四爻猶未當位也艮稱五曰輔已過一層咸稱五曰脢又同艮背此是何義某云感之當心者雖動亦靜感之以言者雖本亦末也房仲云如此則咸其脢又稱志末何也某云脢字字義尚須明白本義作背上肉背為五臟所繫初無著肉之處說家讀脢為梅如頷下梅核人迎中路也言語飲食上下迎接處纔一感動便有逐末之思頤之拂經咸之輔頰兩義互通於此慎節可以無悔凡說

悔為背肉感而無思者尚屬滯義再須推求

而遠又云定靜安慮自是止後消息如在止前覓知尚有窮理博約許多要務開口便說良知已是急於下劑下手定要格物又恐為藥添病今日纔信得身家上頭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許多種物物物有知物物有止能格得明通不亂我性然後心體真實端整不然徒是意識用事終日奔波飄搖無定也某云此處格物猶差纍黍如要實做須就夢寐中間認

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而遠云如此則中人上下永無知止之期不如陽明教人良知發自不慮也某云而遠試自不慮看得和順發揮果成何物而遠云著龜亦自不慮已到至精至變至神田地寢時夢寐死後神靈活坐閉目當有著龜之意某云如此則是高賢獨手而遠又云窮理讀書患不致用今日諄

諄只道性命身心至如疆場民生日蹙日困便自整頓
不來雖顏閔振袂不能成風若禹臯復生必更有學問
豈能坐觀瘡痍日課玄虛乎某云禹稷顏閔一樣苦心
何曾別有學問如要學問黃農七十二戰豈有兵書烈
山粒食天下未開泉府也而遠云軍旅之事仲尼不談
然如方叔召虎之倫南靖淮夷北驅獫狁吉甫張仲之
輩坐籌帷幄遠御朔方難道只藉虛聲都不講究某云
征伐之道詳於易書周公破斧缺斨精神所注畢在爻

象苦人全不講解耳而遠云此亦要事試為後人說破
某云易作兵書只有八象水守火攻遠明近險而已師
同人謙豫此是馭將要法將一而專兵靜而整中權後
勁將帥所馭不出中文遠可以制戎狄近可以征邑國
師謙豫皆用之同人用寡師謙豫用衆同人用於險阻
師謙豫用於平原用於險阻者趙奢之趨閼與卷甲乘
墉而秦弗知用於平原者王翦之代李信堅壁垂暇而
楚為戮勞謙之吉天子按轡以下嚴師由豫之得將軍

飲醇而消譎計此四卦者古今皆用之而中外前後可
得而言也坎離兩濟自是黃農以來戰守之方坎以險
而利守故李牧尚鴈門之謀離以明而利戰故崔浩策
柔然之功王霸之不救馬武義真之不救陳倉險而不
失其信虞詡之日夜兼進馬隆之轉鬪千里獲無匪醜之
凶明近於內者算勝於廟堂故李絳捐重賞以與魏博
德裕檄三鎮而平澤潞久克之非僊明在於外者決機
於行陣故裴度納李佑而平蔡州韓愈聽柏耆而收德

棣遠震而行志凡此八象備有諸方神明之動存乎其
人安得謂軍旅之事聖賢不談韜鈴之書經典盡漏也
而遠云戰守之方只在於遠近水火如謙豫兩卦只是
震艮用事何也某云行師之道莫貴致壹丈人之威不
分於弟子謙豫壹將雖臨三四皆在中權艮限於內故
征邑國震動於內故利建侯艮震之義與坎叅行其專
志而整暇一也而遠云如此則何者果為長子某云二
與四同功異位互卦為震三與五同功異位互卦為坤

震為長子坤為弟子裏卦為復復為丈人也而遠云如此則復之上六不利行師亦與師之六五同旨乎某云復之窮也無明遠之功師之中也有分柄之勢不明而分何功之有而遠又云夬去一陰勢如墮牆歸妹外震悅在於內一則云不利即戎一則云征凶何也某云夬以尚武為心尚之乃窮歸以戀棧為意即出而反與四象四事了不相合何足存證而遠又云蒙之上九不利為寇利禦寇然則周公猶有為寇之心乎某云蒙內險

而外良宜守而不宜攻作易者首著此義後來師謙兩象皆出於此夫子曰凡兵之作與民偕生戈矛之創與爪角俱始但願此途不為忿懷所用耳

張鎮樸云吾門每言易道與人事相應不知用時要如何看取且如焦易四千九十六卦語語奇驗不過是占卜試候耳如何得如老氏所云不卜筮而知吉凶且如光武之策吳漢崔浩之料柔然萬里決勝不差纍黍此皆知識所經豈是卜度得就某云易稱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
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又云柔之為道不利遠者
只此愛惡遠近之間自成爻象吳漢與劉尚分營二十
餘里勢不相救魏主至涿邪山亦功半九十勢不窮追
何足異乎鎮樸云論大勢則天下猶之一身論至理則
一身已濶於天下了士君子平居正躬修德以行乎人
倫之大至其事報相反則命也如有趨避之心則臣無
死忠子無死孝終日行於無害之途豈是因貳濟行之

意某云晉時呂稽常作此論以為卜筮可廢也某見聖賢不廢卜筮記稱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詩曰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古人每事不敢自謂神智凡動大衆興大役必資卜筮所以折斷邪謀斂戢智慮使人反已有寂感遂通之意死忠死孝自是顛沛不違時事洗心退藏自是居常游泳時事京郭之受禍自是跼足巖牆何得使存養者動色乎

呂而德因問下學上達之旨某云某則不知試問林朋

夔看朋夔因云昨日嘗問乾為成象坤為效法聖人仰
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
足便在底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
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
上面冰霜之禍都繇學者自為豪傑處心不下積漸所
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
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易云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草木托根

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殼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蛻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而德云坤為效法此效法時已是上學了聖人只盡人事事事皆下也愈下愈學十二制作各有所學作者非下取者非上只是一念孳孳各有竊比眼耳放低心神放定雖使天德乾乾亦同是此意既同是此意則此意無不通透了先儒亦云達在學中有獨知而不自知之妙所以不說人知

又說知我其天乎朋夔云上下中間如何看取而德云
乾坤上下只有此學人人到處是人人不到處到處衆
眼同垂不到處衆足齊絕便說達天亦復何礙某云如
此則同是此意

李質嘉云聖人不知不能只是夫婦與知與能上事曾
子以忠恕悟一貫子貢以文章悟性道此都是學達本
旨如何遺却但以遜志時敏為談某云夫子自道好古
敏求自古至今中間幾千層事登了一級又有一級在

上頭只此一事是我性命是我身心只此是孝只此是敬只此是仁只此是信便是下學上達難說雙趺著地一手指天也質嘉又云程子嘗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學得忠恕兩字便在乾元之顛夫子還說違道不遠譬如孔道上達兩字已到京師不遠兩字猶在郊圻之內不知下學上達別有頓路抑是漸門某云夫子七十年只說一句三千秋解貫未了難道此間尚有頓路

是日言說已多學達之義未易曉了諸賢更高見賓承祭之
義復以乾道坤道為談某對朱季又云前日此義講之已明
主敬行恕雖有敬恕之分不過誠之一字季又云克已復禮
豈亦是誠字某云然季又云既是如此則都是乾道也朋黨
何以說聖賢都是坤道某云何曾見坤道不是至誠

鄭長生云聖人教人皆絲知入故說知止而後安慮孟
子不動心亦自知言入手如伯夷伊尹柳下惠一流人
似都在行處得力孟子譬之射的以知為巧以行為聖

金剛經疏 卷十二
如有力到而巧不到者猶可審括徐獲至巧到而力不到者如何振作得他使登百步之路某云輕弓弱矢隨人自張大弣强弩不洞秋毫子曰為力不同科吾未見力不足者

柯威公又問釋家於心性一路辨之極明所以差處只是致用不同吾門却說他體亦不察何也某云何處是他察別威公云世尊告阿難汝心汝身暨山河大地皆圓妙明此處是他別察某云既圓妙明定是何物如是汝

心不應另有圓妙明者如非汝心此圓妙明又立何處
以照汝身大地山河皆成影說吾門於此要實體認積
精所生積精所成出晉入夷輝輝赫赫如有一毫虛假
便與鳥卵同下

楊元實又問聖賢好樂各有不同作易之憂患獨知之
恐懼何嘗不得其正惟有忿懣一途最費檢點當其發
時如何節制當其未發如何消融某云某亦未嘗下手
只如看火一般知之極真自然不餌熾炭司馬君實云

忍過數番自然不動此如頑耐亦與心體無干

唐偉倫云釋家亦只是頑耐不知痛癢久之只是不聞不見不復知味之人如此不在之心可便指作頑空看不某云頑空的人是捨身捨宅不在的人是逐主出家若為吾徒只管養育待他成就宜君宜王

王述之問養心養氣是孟子一生學問莊生稱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能復精於心乎抑心氣之間可認幾希幾希之間可認性體乎某云性體語大大於天地

語細細於鍼芒長如荳芽消如雪片述之云如此則是道心也難道堯舜不增桀紂不減者亦是這個某云此處幾希豈容駁卸孟老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一部大學格致當頭只是此物說心亦得說性亦得說氣亦得只不要放之雞犬牧以牛羊耳張昂生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此幾希發皇生下布滿更不須養不某云明察以來亦有三十載工夫如何自生自長

黃介傲問思不出其位夫子又說出入無時如是心體
時常出入奈何禁住得他如是心位定要敦臨如何離
此殼子某云負扆只是座頭馬足周流天下只扶幼主
勿樹重臣

吳雲赤問楊龜山云六經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晦菴
講時習亦以明善復初為解則亦是修性也易言盡性
不修何繇得盡大學只說至善兩字為性體定符說定
靜安慮四字為心中實境後來一部中庸都為知止一

節註脚耳嚮講正心修身便把知止說起則誠意知止同為一義大學何以別自命篇某云意識情欲總之非心事物糾纏所以不止誠者明德之所從生明者羣邪之所繇息無此靜定之心何繇見他真正面目再尋前義極是分明

趙希五問夫子叙書斷自唐虞則堯舜以前斷無足錄而連山歸藏出於元豐三墳諸篇間多偽造秦火之後不足復存然鄭夾漈博極羣書猶取連山歸藏之篇何

也且如連山首艮紊其君臣歸藏首坤瀆於父子不知夏商二代何以用之某云世遠無稽非敢臆說然古人用易各有所取先天之卦以復為首復下震而上坤為長至之始中間純坤為大雪末候右次為剝剝下坤而上艮為大雪初中之交皆子月也三代異建而子為歲初古今不易讀剝者以為首艮讀復者以為首坤何足疑乎又如後天五行之序皆始於土艮為戊土與坤對化在東北西南之分夏人建寅寅始於艮而達於震震

兼木火巽離又以木火次於東南坤為己土丑亦陰土也酉丑始兌兌涵金水而處於西乾坎又以金水次於西北故納音十甲有火木木火土水金金水土相次而周軒轅氏所以宅丘也吾門讀書自經史而外可寘不道獨有圖書起義未能忘懷耳

許爾翼問蔡氏皇極內篇與太玄潛虛孰為優劣某云太玄如左氏潛虛如公羊皇極如穀梁左氏博深豈復公穀可及然以揆於春秋亦猶雲錫之於外祖矣爾翼

云王通續經與揚雄擬易均之僭妄其罪孰為軒輊某云河汾夫子當無王之時有德無位作為元經以紹絕統始於金墉之年卒於陳亡之歲上稽天道下應德符何過之有循環中論言簡而精意博而達桓生之歎法言君實之服堯夫仲尼而降何可多匹乎爾翼又云或謂河汾牽引王魏疑是後嗣之書竊比仲尼猶有優孟之意某云孟軻自學孔子後世共宗仲淹私淑仲尼何遽為僭乎如使王揚并辜則柳下西山難與元聖同輩

冉求季路不在俎豆之班矣後人讀書更有何用

黃率中最後欲問堯夫之學某云某初不識率中云吾門每云堯夫學整而疎子雲學雜而密如要整而不疎密而不雜豈可終緘其口某云堯夫學問備在經世諸篇何關木舌上事率中云固自難解某試舉似率中云乾遇巽為月窟地逢雷為天根姤復兩卦自立冬夏之中何以夏至屬物冬至屬人某云他以陰陽中分人物若論幾希亦無分屬之路探窟知物躡根識人偶亦興

到成韻耳率中又云三十六宮都是春解者謂乾三宮
震坎艮各五宮合為十八宮坤六宮巽離兌各四宮合
為十八宮通得三十六也此義云何某云東方生喜對
俗人論難為士夫所非邵堯夫亦喜於術學誦說遂使
末俗競傳蚤歲養疎常為失笑凡易六十四卦一反一
復只得三十二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合對
則損四卦為二十有八得日躔之分宮反復則益八卦
為三十有六得日宮之周甲凡七十二卦中分起象何

足疑乎然亦自堯夫始明是說淺儒耳語無足復談耳
呂而德云嚮來講論自評隲人物課督玄奧者率不多
談比來稍復開濶如率中疑難初非堅木亦已與之批
繩不知前日伯玉所問大咸象數何以付之偕來一字
不答某云正為攻堅須留節目如逢破竹何憚迎機而
德云伯玉亦已仰鑽多時猶迷徑竇餘人昧昧更何從
問起某云欲談格物且辨身心禮樂淵源更須他日而
德云房杜王魏同在河汾之門不膺禮樂之託豈有王

鄭賈馬遂能絕塵而奔某云向榮之木皮理不章垂實
之材文肌如繪房杜既有事業豈得與賈鄭同其鏤心
而德云夔龍契稷既遭盛時又聞絕學此是天地所開
抑是聖賢有造某云元凱比德各自堯年側陋咨求為
日已久想益稷臯夔生值重華皆有三十年學問而遠
出云嚮纔許我積精十年洞達儀象以是方之差不為
晚某為粲然

榕壇問業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錄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十三

明 黃道周 撰

乙亥歲秋天下方敦辟雍之典以拔貢比鄉書奮厲甚
盛會中得雋者游鱗長劉賡美并為領袖柯魯生自省
試歸復修諸業因問古今急計莫重理財管子稱積於
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其法不過官山海籠百姓之
利而已計然稱知鬪修備時用知物其法不過知萬貨

之情行如流水然或用以霸或用以富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亦稱心計弘羊以均輸徵逐劉晏以鬻鹽備漕兩者似有優劣均為君子所不道然當帑藏匱乏疆圉孔棘加派則田畝不增稅戶則謗讟日起鑄錢則本末難饒煮鹽則亂民結聚征商則關市弊極矣當道束手無策令起數子於今日何以使民不告病國有餘財者乎某云嚮日講生財之章正為此意魯生云聖人說生衆食寡為疾用舒今若從四事講來天下戶口不及國

初而游手惰民紈袴冗吏百倍於古又四方多事兵不可撤餉不可缺衆寡疾舒之際纔一清釐則旣難岌岌搖手勿動耳誰敢誦聖賢之言者不如且就數子手下商權宜之策也某云管子治齊官山海之利移之他國亦不能爾劉晏鬻鹽至以鹽為漕傭卜式云縣官食租衣稅而已乃坐市肆販鬻劉晏又操傭催之利雖為救弊取盈要非士大夫所務也魯生云軒轅取莊山之金太公立園府之法豈必專藉海王苟有心計則李泌之

染敗繒陳恕之給茶本猶或為之何況鹽鐵為天地之寶藏推鹽於茶推鐵於金使世有夷吾必不至仰屋而歎無措耳豈藉全齊之力乎某云周人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金貝玉石與貨偕行鹽鐵之利非至夷吾始開但夷吾為之太密耳夷吾行法先於大姓富子各藉其直駢邑女閭無功者不得一日索奪可數萬金此事既已難行區區計口一著一鍼豈能成九合之業乎天下要治須是與奪無弊天下要盈須是賞罰分明與奪無弊

盜臣不起賞罰分明寇攘不行楊可之告緡元載之陌
錢姚壽之輸俸裴延齡之抽貲諸種種細事真無當於
權宜也魯生云宋人緡錢至多其先只茶酒兩事天禧
間茶課不過三十餘萬慶厯間酒課至一千七百餘萬
貫諸路鹽稅不過其半耳康誥致嚴於酒誠漢唐申禁
於榷酤盛世既舍此兩條而專一鹽利行鹽既有定地
僻壤鹽價不能驟增獨有關市行貨及西南竹木稍稱
大務遇大匱乏因而修莊山園府之政如宋人於楚蜀

兩浙淮南淮北洛中閩廣各立鑪頭分界行錢率千萬
萬其歲入皆百倍於今又不得已如元人上都雲州興
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盧三義諸金銀
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此皆未為瑣屑也而悉
寘不道孤注於田畝豈為能得其大者乎如賞罰與奪
自是八柄上事大司農之所不徵猶清河源以遏頽波
如何可效耶某云方今盛時良政美意只在不稅茶酒
不算丁錢不稅間架耳令事事皆行豈成今日之治宋

人歲輸折幣以奉契丹亦多出於葭蘆興和諸州其各道鑪頭歲入不貲然糜於郊祀賞賚俸需亦以萬萬計今天下匪頒祿與用費甚節各道軍需九邊餉額本色民運略足相裨何遽欲採末世之務乎古人以大兵大工大荒大札視為權計不過省其儲胥一舉而措之非有累年句連谿壑之填也宋人區宇不及古時而財賦倍於今日唐自藩鎮發難無年不兵財賦亦倍於今時究竟虛糜如委川澤嚮使當時天子知四方之已貧海

內之已竭別作一樣黽勉圖維安知無有破敵復疆之日而終年賞士繼夜給孤使財盡於漏卮禍成於中飽良可惜耳魯生云大工大荒大札此則間值有數可稽大兵一動難為首尾宋人禁軍歲食五十千漢段熲用士萬二千人一年亦食二百四十億如動十萬之師一年須幾百萬豈復正供舊額之所能償某云今年需餉亦七百萬何嘗便動十萬之師用師欲多用餉欲衆用議欲緩用日欲長四者合併則江漢命財不存涓滴矣

古者戰勝廟廊之上豈必取財壚竈之間乎魯生云如此則師有拙速餉無急輸重成易贏重敗難復為之奈何某云選千得英省兵千人選萬得傑省戰百克天地之精英皆在於人才不在於錢帛人才重而財帛輕湯武所以發蹟財帛急而人才緩桓靈所以絕貫也良醫視疾有鍼灸而愈有投劑而愈者用藥取方不過數味迨其不可雖卻車以載參苓豈有救乎魯生云如此則選將急於徵糧用賢急於措餉如賢才物力一齊俱匱

倉皇應急為之奈何某云何曾見水火絕於兩間山川不生草木現前要舉殿樑何以合抱自走

呂而德云漢孝昭時諸賢良文學多議罷鹽鐵者是時天下昇平四海殷阜諸權官私便鹽價高而鐵器甚惡民甘食澹手耰木耨是以罷議今如倣唐宋分道鑄錢錢精而盜作者少界立而子母不散雖有私錢不奪銅本即如開鑛以救銅本之窮取銅以資中幣之乏不立鑛官取辦守令蠲他處之新派抵久年之逋輸既非厚

貨為劇賊之所垂涎又有微濡為窮民之所煦沫方之履畝丘甲想亦春秋之所不譏也某云嘗讀小記見採銅之苦十倍於白金白金以三煉而成青銅以七煅始就又嚮在京師見諸銅商負銅本者率十數萬今雖以各道分鑄無買致之煩而鑪頭物役種種糜費詩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雖要務自有主者不須吾輩推求耳而德云權萬紀當貞觀時天子方銳意至道萬紀輒以宣饒銀冶為言自取罪戮貽笑後世今無貞觀康阜

之時有大東杼軸之歎搜括已窮士民胥困賢者抱
言利之慚智者懷聚徒之慝相率掩口以是為諱不知
唐宋利孔甚多尚假權於冶鑄今歲入甚嗇何得孤征
於田畝乎吳越舊賦已重重者難增楚豫曠土多荒荒
者易散閩廣海墾泥泊所生滋種蚌蠃無甚餘饒雖盡
輸官無當海王之入徒令士民睨睨胥為囂訟耳政和
間陳亨伯創經制錢大率取之權酤及官賣契紙與公
家出納每貫收頭子錢猶裴延齡之抽貫耳至算丁役

自人家盆盎以上計直二十千者悉令出租如此那得不敗今天下豐豫官賣契紙雖暫行之不及旁徑能得暇日明其政刑敦尚禮義於寇攘不及之處行冶鑄官山海之利似無不可者而率為大體迫切坐困何也某云士大夫切勿言利王半山纔言利呂惠卿曾布悉謀於始杜公才楊戩乘弊於終而天下殆矣今天下利孔亦已盡洩尚賴二百年寬大之力徭役未起海澨山陬一二微營遺秉滯穗與士民澹蕩可保還集田畝加派

尚是良家恒心多賴如使條例宏開徵求漸廣嘯聚反側何可復言而德云方今豈有遺秉滯穗僻谷窮崖亦是有力所趨儻在官家猶得徵其涓滴之助某云民之困於官家與困於有力一耳有力割據尚納微租竇專而弊寡官家徵輸租不能饒竇廣而弊大至其取辦歸於有力徑竇一也而德又云元和國計簿所計天下方鎮自鳳陽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

戶口外每歲賦入僅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八道四十餘州與南宋幅員不復相遠而衛兵八
十二萬猶足供諸道馳驅宋自防淮上下常三四百萬
今天下倍於元和而沿邊額兵不過十餘萬動輒捉襟
歎餉不給者何也某云此事難談亦非書生所知丘文
莊當嘉靖時算羽林人等已兩倍於成化時今又百餘
年種種各倍或十數倍者戶口登耗又倍曩時舉一藩
封餘可類推葉文忠當時每歎金花正供宜在外庫使

廷臣易於參稽今不可問何獨一途乎而德云如此則積漸使然何時可復某云天下有道四海悅安上有必世之仁下有三十年之福饑戎荒札不復相仍蓄三年之貯興十萬之師猶搖塵竈上納帚與中何足難乎

而遠亦問蘇子由對荆公稱劉晏權宜國計因時高下能知萬物之情不斂於民而用自足今乃與桑孔並稱得無為此老稱屈乎某云冉求治賦夫子明許其才至於論仁則曰不知甚而以為聚斂可見此途未是要急

如養草木植嘉穀桔樺灌園未是惠澤耳而遠又云子
貢貨殖夫子不許之治賦豈貨殖之才又劣於治賦抑
聚斂之途又汙於貨殖耶某云貨殖說不受命聚斂說
鳴鼓而攻此意自別要如顏子匹夫尚不患貧豈有天
子玉食萬方每煩士夫憂其匱乏耶

許汝翼云信者人君之大寶學術治術皆成於信而敗
於驕無忠做信不出無泰養驕不成漢武好大喜功窮
兵黷武而海內虛耗漢文恬靜玄默而粟紅貫朽此便

是兩家樣子不某云漢武何曾驕泰只是文景以來紅
朽之餘得一番作用使漢北盡空呼韓稽首元成之間
殷富已極權臣戚畹驕奢相尚遂使漢祚中衰再煩締
造耳如有漢武之才持以忠信守以節儉雖古英主何
以加焉

洪尊光云財者天地間至不平之物古來帝王有患貧
者復有患富者赧王有逃責之臺始皇有渭南之宮財
自是天下不可少的何以無財亦亡多財亦亡五衢衣

弊齊弱矣桓公以沐枝買鹿而霸朝歌鶴軒衛敗矣文公以訓農勸學而興又似生財作用不無異同者杜祁公嘗言顯官作私計即為致身之本岳武穆謂文臣不惜錢便為太平之徵二語恰似誰者當存乎某云此則尊光自解某所不識

羅期生云經稱生財有四事備在周官如三農生穀六計弊吏之說看來食寡易稽而用舒難計如今日軍興不已財賦難停節儉則士無宿飽取盈則飛輓為勞敵

騎乍臨徵召不集勢必養累年之士以待一日之寇寇至則勢猝而力專待久則勢偷而力薄彼已難量鬪備俱失故以節儉而當輸輓既不可以救時以征輸而當戈矛又不可以奏績桑孔楊曾之計既刻削在牀膚營平屯種之談又取資於影響究竟如何始為要算某云此則屢屢經心古今聖人說治平事再不說到用兵論語學庸只道即戎去殺說征伐事再不說到用餉江漢常武只道不留不處也期生云說治平不說用兵此猶可

悟說征伐再不說用餉如何可通某云古者致師日行有數尅伐有期聲罪命討寇服而歸雖行六師之中猶在三餐之內居平乃裹即為行糧三年大賞已稱億極矣豈有天幸不至乏絕之事看書中脞征牧誓泰誓亦無說餽餉者何獨芑薇六月為然乎期生云周家行師之法本於公劉公劉稱徹田為糧其軍三單又云乃積乃裹後又說徹彼疆土乃疆乃理想亦是營平祖意決無三軍萬里不復齎糧之事某云營平只是可守耳雖

趙侯亦未身享營屯之粒只是算計到此可以不錯耳
諸葛武侯開墾屯田亦未就只是意思鎮定如此古者
徹疆自是常法不留不處只為三農安可以六師之期
奪三農之業乎凡師在三代有討有伐在後代有守有
戰討伐有定故謙豫不以行師為嫌戰守無常故城漕
已致擊鼓之痛如戰勝在於廟堂何必以擾鋤蒙於介
冑乎期生云如營屯果有未便則轉輸何以不煩處今
道古殊有未合不過適時耳何必同也某云節餉只有

四事定謀第一選將第二因地第三不惜費第四期生
云既云節餉如何又不惜費某云大費一日省事三年
詩云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是日與諸賢講大道生財二節遂推究至此因憶前日
戴仍樸曾問來百工則財用足之義某未有應也因問
仍樸前日此問可是農耒相資不仍樸云如農耒相資
者只是粟帛釜甑陶冶械器之屬於國家財用豈有毫
髮之繫某云聖人有作亦只是宮室舟車棺槨杵臼耒

耜弓矢諸財諸用豈必黃金白銀上幣中幣耶仍樸云
三幣之行通於中古百工之集不過縻貨每見通都大
邑羣藝麋至徒為侈靡豈有實用國家有大興作大徵
輸未必復資將作之力何況兵賦鄉師族師之事能使
天子充然不歎無財乎某云古者致財只欲為用今者
致用只欲為財譬如今日用師介冑戈兵一一朽蠹有
費十金之財不得一金之用及至喪祭營築十金之用
遂費千金之財絲縷羸於管蒯而織造貴於琢雕若使

百工子來居廛食餼文巧有禁貿易相需取其常供時
其任器百家成林各勤本業四方之貢通變無倦何窮
之有乎夷吾呂公每作寶龜神器以斂重發輕事雖襍
伯於子母相權義亦有取因之以收兩府之職致飭化
之效卍角楮幣一一相資何獨農末為然乎仍樸云此
亦太平有道周官之常談施於今日恐未能爾經云有
財此有用不云有用此有財也某云人與天地此財各
自無盡用著他者他自能來用不著他他自耗散有人

來得百工便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

柯登南因問周禮一書經以六官緯以三百六十屬厄於秦燬而冬官遂闕有謂其未嘗闕而散見於五官之中者有謂其五官互建而冬官亦未嘗闕者自葉時吳澄皆主此論則河間獻王時豈不知其為全書而故以冬官有闕補以考工歟某云獻王時天下藏書漸出考核極精周禮五篇無司空之屬而冢宰篇有冬官六十屬之文則其為闕文無疑也董仲舒與河間同時每稱

冬空也其意亦出於周官竇太后斥轅固云安得司空
城旦書而讀之則自秦漢之際已無復此書想自古者
建國之後宗廟社稷城郭官府井墅廬舍墳墓壇壝大
率已定不興大工詩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此是初始上事如禹平水土而後周公營洛而降物役
已定不煩專官井里鄉遂溝澮之官疏淪修築地官司
徒領之已明備其文闕市舟車橋梁之務川衡澤虞領
之不必盡存其職後世昇平涵心易生動有營構勞民

傷財先王豫裁其端使司徒得攝司空之事極為要約何必疑乎柯登南云董子言冬者空也蓋指刑威而言猶霜雪之不至地而已非謂冬官也漢書有鬼薪白粲之文周官皆無之如府舍宮廟歲時修除何得便輟司空之務古云官事不攝豈有司徒可代司空承其利敗者乎某云周官刑徒皆役於司空自搏殺焚棄三赦三宥而外司寇所致辟坐設者皆司空也司空雖專官實與五官承其勞弊盛時五刑既布徭役亦省五官相權

理或有之且以司徒申五教之務其制獨詳司空慎興
作之防其旨獨遠如師保救諫不列天官之中縫染絲
屨反入冢宰之治天官之治愈細地官之治愈大其義
可尋則彼此互取耳登南云胡五峰亦謂冬官事屬之
地官蓋以田墅井牧鄉遂之徒皆司徒統之其事則司
空任之也又有謂地官遂人以下皆屬冬官者孰為確
與某云地官司徒所屬最多自任地而下閭師遺人皆
與司空相出入自遂人而下三十五屬皆司空之事秋

官司寇自墅廬而下二十屬亦皆地官及司空事也凡任地之務多方九職任民皆列於冢宰八貢任力又載於地師司馬自職方而下有五方三師宗伯自職喪而前有冢人墓士分則皆五官之人合則皆司空之事猶之用刑者五官各自用刑不必皆歸於司空然司空自為邦禁五官之刑皆於是誓典耳五官工事歸於司空而司空之工還於各屬故天文室璧之北有土司空井柳之間有廚酒食天官所以并統廚人地官所以兼執工

後也登南云如此則只設地官不須司空或設司空不
須司徒矣某云治地之道重於民事次及市廛大工散
於五官除修廟葺宮室間時而舉小小工作可不煩六
卿董之故云司空空者空也藏也因時而命之耳今如
於冢宰中取縫染屨冢宗伯中取冢墓巾車司馬中取
弓矢甲弁繕橐司寇中取雍萍翬柞庶穴剪茷以成司
空之治其去考工能有幾何而須一正卿治之司空之
寄百工於五官猶天子之寄飲食服御於冢宰所以蠲

邪省用使貢諛導淫者無所騁其豐豫也登南云如此則冢宰之篇所云司空率六十屬者杳然無據吳幼清先生於任土國宅而上加唯王建國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二十字不為蛇足耶某云前賢讀書要自詳慎自任地國宅上下要加立春布和諸語乃以遂人諸條足於遺人均人之下此皆各有所取幼清之刪定河間之補記要為周官功臣不必譏也登南云蔡九峰稱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冬官闕首末未備乃

周公未成之書然歟某云秦人既改官儀又廢井田為
阡陌發徒驪山窮力阿房取六國之匠營造無極視先
王司空猶之泉耳耳周公營洛土圭取景及為明堂世
室重屋卜豐鄔宅兆折衷華素皆秦人之所厭觀加以
諸儒論難俗主厭聞惡而去籍想當然也然今周官中
亦無缺事唯舟船橋梁耳卜宅營墓之法備藏於易有
非載記所能盡者山澤二師宜不盡談何足疑乎登南
云近項仲昭太史以冬官補亡割天官之司裘獸人地

官之均人土均州人稻人山虞澤虞州人角人圉人
封人春官之司服冢人墓大夫巾車司裳夏官之量人
司弓矢橐人職方土方刑方山師川師而獨不及秋官
何歟某云凡讀書繇人剪裁由已他別有意不相非也登
南云議事亦須停妥耳如今日稱冬官可以相權又說
秦人已經紊亂則兩意鑿戾以何為準某云周家卜洛
以後不專立司空雖無所攷然如吉甫築城朔方召伯
疆理申謝皆以上卿兼方伯之任未嘗專立司空省官

自是防微至意紊亂自是窮極末流何相礙乎且如尚
寶太醫光祿宮正女御之皆隸於天官太僕鴻臚之皆
隸於司馬行人之隸於司寇世皆無議何獨於司空地
官而疑之吳幼清亦謂司徒掌邦教不宜專以任土為
事然而恒產恒心不欲民明其義亦難言也登南云如
三公論道及輔弼疑丞史祝之制在諸書中種種不同
周官缺而不稱獨以師保諫救隸於小司徒何其微歟
某云周家故府典籍甚多如逸周書中自有周官職方

及戴記所存明堂位王制玉藻郊特牲月令皆各自成書彼此互見非萃衆家以成一部也周官亦是一書與戴記檀弓夏正都是典要法籍所稽耳何必定為周官姬公所作成周致治之書乎登南云鄭康成實主此義嘉靖中嘗命棘闈策士矣何得與戴記齊觀某云漢人之習爾雅唐人之稱孝經皆取裁於當宁布號於學宮士子讀書取其精核如食魚有骨噉果香辣者又何足疑登南云如五官多奇字義在字形考工多奇字形在

字義此何所取某云某亦麤讀讀過自見

柯威公又問禮器云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
宮則魯之有郊審矣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命
魯公以天子之禮樂又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建旗章祀
帝於郊配以后稷儼然以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曰成
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升菴郊禘辨謂非成王伯
禽之為春秋書禘於莊公謂禘之僭始於閔公書四卜
郊謂郊之僭始於僖公魯閔宮之三章只言成王命伯

禽以爵土耳莊公之子以下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也孔子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不書其非成王所賜明矣孔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郊禘果非周公所受不知誰授僖公者某云當僖公時王室多難齊晉始霸惠王以子頹出居襄王以叔帶播越桓文左右匡襄其間楚之僭命者再世矣周家尚惜鼎隧之請閔僖苟且纘其亂緒何事輒請郊禘之大違霸主之命干先

王之憲乎蓋郊禘之禮白牡用商駢剛用周尊壘之制
參用三代皆成王所康周公者不宜用於羣公之廟耳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言吉禘者猶言吉
月初用禘于莊公告即位且創見也故吉之僖公三十
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凡春秋所書
郊皆以卜不從乃書之非為有郊輒書之也自惠公以
前伯禽以下又十二公所卜郊而從不從者多矣至僖
公四卜郊不從乃書之耳豈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者顧

為免牲三望而頌乎是時霸主盡沒王室久衰猶幸有魯稱秉禮之國歲時禴禘秉其遺文未足非也宣公乙卯匡王在殯卜郊牛傷再卜而死戎楚觀兵大為衰兆成公丁丑定王之喪未三年鼯鼠再食牛角吳始內侵庚辰五卜郊不從成公見止於晉遂為陵替之始襄公乙未夏四月三卜郊不從魯始城費己亥夏四月四卜郊不從魯始作三軍定公丙午哀公丁未鼯鼠食牛猶不輟郊衰絰之間情文蕩然宗國之望於是又衰矣故

春秋之義不書事應而考異見郵可以類起觀其特書皆非常事非謂魯初不郊每郊輒有不從之卜也然則夏郊秋嘗皆為魯之常典莊公之子春秋匪懈特頌魯僖者直以闕宮新飭歸美僖公或謂史克及公子魚之舊文仲尼因之以存鉅典非謂春秋致貶而魯頌留褒也威公又問然則魯頌闕宮特叙姜嫄將母以姜嫄配天以后稷主禘歟某云姜嫄只是叙述以為周家之始未必特為姜嫄立廟何況郊禘乎威公云記稱闕宮為

姜嫄立廟或祀后稷而稱姜嫄耳諸侯不祖天子而祖其所從出者每於七廟之外別為立宮如竹書稱周立高圉之廟魯立煬公之宮是也某云如此則祀太姒而祖周公已有女主司晨之嫌何況荒洪倣儻之說乎大約敘述往事則神明共推思齊之雅與閔宮之頌風會參差隆汙可覩矣

黃率中又問陰陽摩盪便有害氣胡五峰云觀陰陽之消息則知聖人之進退如消息則得時成功之說耳如

害氣則陽有陽九陰有百六班固漢書以為其說本於仲尼仲尼十翼未嘗說出此事王弼州以上元九章推之無一合者堯湯水旱差近其候過此則不能盡齊矣且所謂陽厄不必皆旱陰厄不必皆水亦有聖人明盛而當兩厄之年者何歟某云此事已詳著之易圖以非要切未嘗講論耳班固據緯書積會以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反初當德運之窮代軌出符間

有陽九百六如自周成王甲午至秦政十年八百七十年先百有六年代軌為周顯王廿六年王致伯命于秦之歲退其九年為秦政元年是陽九百六之年也今以三易推之知其不然者凡卦九變四千九十六以六乘之為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以氣朔約之得六十七年餘一百六日以日甲約之得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凡卦氣交除皆在此會以三四九六乘之而得災歲雖與仲尼災歲之說不同而揆之於易其符契一也易六十

四卦皆以先王君子禮樂刑政為度致治弭亂端不在此必欲豫處禍敗以修救持傾但須明其意義舉大象而行之推度之說不足云也

林朋夔因問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尼父知損益於百世姬公數夏殷於歷年皆三才如鏡古今一揆如以藏往之事即為知來則上元以來幾千百歲繇後汴前豈能懸合夫子稱文獻不足足則能徵不過亦文質通變上事耳豈尚有神知不測燭照百世者乎某云如三綱五

常文質三統何消文獻纔有證明夫子所欲言者定是當世所不能言之事即如舊史所藏亦不消夫子發此浩歎耳朋夔云即如三易所識易詩春秋皆是說禮禮即是歷將謂是德運所係抑是鍾律度量所生抑是經緯天地表章陰陽的道理乎某云現說都是但無能徵者耳朋夔云現有許多文獻如何又說無徵某云成周去夏殷不遠人懷古獲家有來修夫子尚歎不足何況三代而後朋夔云夫子刪述六經便是千古不刊之文

獻從此藏往從此知來何患不足但如三易所云詩道
一書道六春秋道四而易終始之此皆難解如從四經
上看天道人道何從徵證得來某云此皆須明天道後
以人事推之自然洞朗今讀書只說物理何暇及此朋
夔云天道人事自相表裏五經都是此說但如三代歷
律損益相生年數延促如指諸掌譬如夫子定符豫知
秦劉禪代之事此是藏往所通抑是知來玄悟某云只
是此事往過來續藏既無量知亦無量寒暑晝夜只是

一部春秋古人常問何物最益人神智云但有讀書耳
林非著云晉則不敢為渺論但問晦翁以審幾二字重
註慎獨丘文莊遂以審幾微為謹理欲之初分晉思審
字終不如慎字慎字是戒懼審字是察別獨知中間再
無錯路只常戒懼神明便生有何差途開此歧徑某云
非著看得細邵堯夫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
更繇乎誰此正是慎獨要語如審理欲之初分便搬泥
過水也然如獨中幾微萌動正要審察周濂溪所謂幾

分善惡者也些子不善亦玷著善體只為審察不精使
獨知錯過嘗云慎者聖賢所以致精獨者聖賢所以致
一語雖分拆意實完成非著云易稱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此吉字已是明白程子又加一凶字如獨中只是
一理又加一欲字畢竟於性體上看不分明某云吾儒
再不要直說性體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加一凶字正自
明白獨中有理便有欲加一欲字纔使人警省如說空
山無虎何以獨行崖谷毛管俱寒

非著又云喜怒哀樂中節處謂之中和中節只是合於天理如合天理而不順於人情聖人亦不違道干譽大禹之格有苗仲尼之誅正卯亦有寬嚴互用者後來情恕理遣之說恐是清談之祖以此調人耳如何可治平天下某云此種學問不自輔嗣作祖蓋自顏子若無若虛來顏子一生學力只在過怒兩字見到不遷不貳漸到中和見到中和猶未能不遷不貳也非著云中和已是極際如何未到不遷不貳處某云中和是公衆廳房

不遷不貳是自家安身站足處各家安竈莫占堂心

柯魯生因問前日下學上達之說略講不盡今日再問
此義尚有何說某云兄試舉似魯生云晦翁開章訓學
為覺後覺之微先覺可謂微時是學覺時是達不某云
如此只說得學達說不得下學上達魯生云王龍谿謂
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精微皆下學事
口所不能言力所不能致心思所不能及皆謂之上達
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為證龍谿以為

未切果是如何某云他們嘗自夢說口可言便有不可
言處力可致便有不可致處心思可及便有不可及處
其可處皆人其不可處皆天也如此只說得上下亦如
何說得學達如云口所可言以達於不可言力所可致
以達於不可致心思所可及以達於不可及如此則逾
玄逾微了如何說真切學問魯生云如此則如何下手
某云某亦不知兄試舉似魯生云如子臣弟友文行忠信實
實落落不求人知雖聖賢天地亦是這個學問這個道理某

云孝子忠臣恭弟信友纔踐履過何人不知此豈靠天
學問且此數條如人家喫飯豈要告罪又豈有太羹玄
酒時常享天說人莫知何事又何要天知來繇魯生云
如此則舊日講貫猶作閻修是何等學問某云顏子有
何等學問季康子問好學夫子只說顏回說顏回只說
不遷不貳自家說學問只說不怨不尤人有一種怨尤
黏帶些子雖周孔學問與狠打并毒人有學問不黏帶
些子怨尤雖日用灑掃與天地同寬此處是學此處是

達此處最實最平此處頂頭無際此處實信得過便云
知我者其天乎

柯魯生云吾門講說常有前後異辭者今日說學達與
前日頓別又如前日說篤信好學章間許善道之說嚮
來品諸文藝只以篤守為主何耶某云某素寡特直以
篤守為主猶寒士持齋成何學道如論聖人語意只是
靠守者多學而不守何處討善道出來看他危亂不入
無道則隱着兩恥也精神皆在退藏一邊說有道則見

有道貧賤只是帶言耳樂行憂違確不可拔如此人豈
在肉邊揀菜魯生云今日乃知吾門講說原無異同

榕壇問業卷十三